

大海岬

(话剧)

编剧
弗兰克·盖里阿诺

联系方式

HYPERLINK "mailto:Sandrico@aol.com" Sandrico@aol.com

《大海岬》没有中场休息，演出时间约为一小时二十分钟。

《大海岬》故事梗概

45岁的教堂风琴演奏师杰瑞米-切斯特在一次教堂的活动中抽中了一辆汽车（“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赢东西”），于是决定开车去美国西部。“横跨这片我从未看过的土地！”

杰瑞米：前几年我有点坐不住了，想和别人交流，不是瞎掰，而是向他们打开心扉，让他们也对我敞开心房。我一直就想开展某种——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儿——“对话”。是不是很奇妙。“对话”。除此之外，我一直有个心愿去看——大海岬！”

杰瑞米-切斯特的旅程由此成为悲喜剧色彩兼容的美国式奥德赛跋涉(American odyssey)。一路上，他让九个搭乘者上了车，有：一个抢他车的强盗；一个曾在城市里任职而现被下放到乡村野外的丧志警察；一个前往反战集会、容颜渐老的嬉皮女子；一个衣着夸张、以为拥有整个世界的摇滚明星；一个前往律所任职的美国黑人学生（万分渴望演戏）；一个被儿子带去“老年之家”的脾气古怪的老母亲；一个聆听杰瑞米的忏悔的聋子牧师；以及他一路上的伙伴，一个为自己寻根的美国印第安人。同时，杰瑞米无时无刻不被一辆神秘的黑色汽车跟踪着。

弹奏吉他的民谣歌手被用来构建旅途结构。作者诡异的幽默与对笔下人物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们在《大海岬》中慢慢意识到，现代生活的不和谐和时代混乱比恼人或令人沮丧更糟糕——它们是致命的。

然而，前往大海岬的旅程在继续——寻找救赎的自然状态——也许，我们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人物

(某些角色可由同一演员扮演)

民谣歌手
杰瑞米·切斯特
警察
美国印第安人
嬉皮扮相的女子
大阿尼
导游
黑人毕业生
老母亲
杰克，她的儿子
神父

时间

1968年

地点

美国

一辆驶向西部的车

一辆汽车，弧形天幕前。车实际上由两个台阶和四把椅子构成。后方的台阶比前方的高。一个方向盘。戏开演前，现场吉他演奏持续着。光在驾驶座上亮起，显出杰瑞米·切斯特。后座上有个乘客，处在暗光中。舞台一边是民谣歌手在哼唱并弹奏吉他。

民谣歌手（停止弹奏哼唱，开始宣布）即将上场的是杰瑞米·切斯特的九个搭乘者！
前奏：第一个搭乘者！

[音乐：震耳欲聋的巴赫《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瞬间又轻下来。

杰瑞米 希望您不介意坐在后头！

[音乐立即又响起来，又迅速轻下去。

您也知道这世道有多乱，随便载个陌生人挺危险的——我也是为了安全，不得已才让您坐后面！

[音乐立即又响起来，又迅速轻下去。

希望您不嫌音乐吵！

[音乐立即又响起来，又迅速轻下去。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音乐立即又响起来，又迅速消失。

您可能在想我会腻味的——我说的是音乐。事实上，我是个职业风琴演奏家。在罗马天主教堂。博蒂尼县城。战争爆发后我就担任了那个职位。我说的是二战。你知道，就是大家都认同的那场战争？我从没离开过那个地方，博蒂尼县城。你能相信吗，都一九六八年了，在美利坚这边美好的土地上？哦，千万别误会。博蒂尼县城是个好地方，绿树成荫的街道，醒来时能听到白灵鸟在歌唱，还有种种……

[自我发现，有点自言自语。

就是有点闷……

[又半回头对乘客说：

您可能在想：“那你干吗不早点离开？”

[没有回应，于是自己回答：

嗯，我的工资一直不太高，我也常常被一些……啊……疾病困扰。高血压，糖尿病，牛皮癣。这种事儿总是让你哪儿都去不了。反正，好像总没有什么理由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前几年我有点坐不住了，想和别人交流，不是瞎掰，而是向他们打开心扉，让他们也对我敞开心房。我一直就想开展某种——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儿——“对话”。是不是很奇妙。“对话”。除此之外，我一直有个心愿去看——大海岬！

[灯光变化。民谣歌手弹唱起来。在灯光变化时，杰瑞米在某种愉悦诗意的迷雾中离开座位，好似被远处某样不可抗拒的意象吸引而去。

那在遥远的加利福尼亚。县上的一些人去过那儿，回来后就夸个不停。他们说，那种感觉就像站在世界的边缘。悬崖直直地伸入太平洋中。海洋狠狠地拍打着巨大的岩石。浪花，海洋的浪花！他们惊叹浪花的力量和它如何爬上悬崖，就像手指一样，试图抓住……大海岬。

[灯光变化。民谣歌手停止弹唱。杰瑞米回到座位，拿起方向盘又开始开车。有一次兴奋地半回头对乘客说：

那就是我的目的地！横跨这片我从未看过的土地！这一切的发生这是不可思议！猜猜怎么回事儿？

[没有回应)

我抽签抽中了这辆车，就是那么回事儿！在我的教堂里。在博蒂尼县城！是不是很了不起？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赢东西。我想，这是冥冥中的旨意。上帝给了我轮子，他说：“你已经四十五岁了。在一个地方呆上二十年足够了。走吧！”干吗不？回头是岸。我要“对话”遍这片土地。等我到了大海岬后，我要好好休息。就休息，然后把所有的事儿都想一遍。

[他沉思了一会儿。

对了，我叫杰瑞米，杰瑞米·切斯特。您怎么称呼？

[乘客没有回答，而是拿出一把枪指着杰瑞米的脑袋。

民谣歌手（边弹边唱）开吧，哦，开吧，杰瑞米·切斯特：

试着找到你的路。

开吧，哦，开吧，杰瑞米·切斯特。
路上也许并不全是苦，
路上也许并不全是苦。

[灯光亮起。

第二个搭乘者！

[一个警察在开车。杰瑞米的肩头裹着一条毯子，坐在副驾驶座上。

警察 (非常大声) 喂！如果你觉得我有点聋，那是因为我有聋！如果我说话大点，你不会介意，对吧？

杰瑞米 (心不在焉地) 是大声。

警察 你说什么？

杰瑞米 我说大声，长官。

警察 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到了警察局做笔录时，帮我个忙，行不？说的越夸张越好，把我说的伟大些。在这树丛中我也用得到某些宣传。

杰瑞米 为什么是我？

警察 你说什么？

杰瑞米 为什么是我？

警察 不是你，还能有谁？这是你的车！我帮你追回了车！我是说，你安全地坐回了你自己的车，现在我们正在前往警察局做笔录的路上。你真诚的朋友我开着车，而你呢，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边压惊。我差点丢了命！我飚到90迈才逮住他！当然，他溜了，跑进林子里不见了，但我的确把车找了回来！而且车毫发无损！所以，到了警察局，你就多说点——

杰瑞米 我不是那个意思，长官！我是说，在几千号男人、女人、青少年和卡车司机里头，那个偷车贼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杰瑞米·切斯特？抢走了我的新车，把我扒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哪儿也去不了？

警察 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杰瑞米 我的内——！（发现了什么）谢天谢地我的内裤干干净净，一个洞也没有！我妈常说，一定要保证内裤干净完好。以防万一。

警察 (迟钝地) 我有个姨妈也常这么说！我是说，她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上！

[回忆让他几乎作呕。

有一天，我在一家小店侦察——就是五分钱便利店——一个惯偷绊了我一脚！我的膝盖骨断了！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还要谢谢我姨妈——我的内裤是不是干净完好。谢天谢地，内裤是干净的。就在那时，我看到T恤上扯了个洞，就在腋窝下面！我差点心脏病突发。因为急着要脱掉那件T恤，我摔下了床，为此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月！公平吗？那个惯偷的膝盖骨断了吗？闪了他的腰吗？没有。（顿了一下）我敢担保，他的内裤肯定很脏。

杰瑞米 不，不，不！我不会因为这点小挫折就放弃的。我还是杰瑞米·切斯特，我还是完整的，我还是要去大海岬。

[民谣歌手打了一声吉他和弦。

警察 大——什么？

杰瑞米 海岬。太平洋边的好地方。

警察 无福消受。海洋气候。鼻窦炎。

杰瑞米 我怎么没想到。我的鼻窦也不好。每次发炎，还会影响我的扁桃腺。还有腺状肿。

警察 你的运气好。跟你说吧，如果这车是我的，肯定被撞的一塌糊涂了。我就那么点运气。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帮助了你，我也希望你能为我多说几句好话。

杰瑞米 (高兴起来) 我的运气好。没错。一点错也没有。(沮丧) 但是，他拿走的那个手提箱里有个珠宝盒。还有五百块钱。

警察 我是听到五百块钱吗？

杰瑞米 但最大的损失是我的日记。这些年我都在记。事实上，就打印纸那么大。(伤心地发现) 一辈子都在那本日记里了。(解释) 我的字很小。非常非常小。我妈常说，就蚂蚁的爪子那么大。

警察 喔，五百块！

杰瑞米 就像天上眨眼的星星，我外婆说过。她比我妈更有想象力。

警察 五百块钱买那种按摩椅正合适...就是那种会震动的，直到不？对这背有好处...我住城里那会儿，我楼下住着个弹钢琴的。(恶意的喜悦) 那种震动都能把他

杰瑞米 手指从手窝窝里震下来。
我会把住在博蒂尼县城时的心灵生活与思绪记录下来，反正我也没什么生理生活。我曾想把这次旅行也记录下来。哦，对了！真是糟糕，又来了。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对话”。说的尽是不沾边的废话。不行，不能这样，否则和博蒂尼县城没什么两样。

[声音：后座的敲击声，持续。

杰瑞米 什么响声？

警察 什么？

杰瑞米 敲打声！？

警察 可能是我的膝盖。我会习惯性地抖动，而且膝盖里放了钢板。如果抖得恰到好处，听上去就和响板一样——

杰瑞米 不是你的膝盖！是后备箱里传来的。别敲啦！

[警察刹住车。杰瑞米和警察回头看车的后部。民谣歌手上台，像敲击印第安鼓一样拍打着吉他。一个印第安人在车的后部渐渐站起来。杰瑞米和警察的头也随着他的站起而抬高，他们互看一眼，然后转向观众，不动。

民谣歌手 （停下拍打，宣布）第三个搭乘者！

[三人又活动起来。印第安人坐到后座上。警察开始驾驶。停顿。

警察 （更有点自言自语，带着过度的紧张）车里有个印第安人总觉得乖乖的。

[停顿。

杰瑞米 和印第安人怎么对话？

警察 我知道他们不再扒人头皮了。不过...

杰瑞米 他是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嗨，年轻的印第安人。你身上盖的毯子挺好看的。

[印第安人从他的毯子里抽出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毯子，递给杰瑞米。

警察 （低头）当心！

杰瑞米 （看了眼毯子上的标签）不用，谢谢。五块钱不贵。但我用不着。

[印第安人把毯子扔到一边，民谣歌手接住并扔到台边。印第安人拿出一条电热毯，用手势示意插上电源。

不用。谢谢。电热毯也不需要。

[印第安人把电热毯扔到一边，民谣歌手接住并扔到一边。

他一定靠买毯子过日子。

[对印第安人。

对吗？你是做毯子生意的吗？他怎么不说话？

[印第安人拿出一瓶喉咙喷雾剂，往自己的喉咙里喷了几下。

肯定是喉咙发炎了。

[印第安人拿出一把笛子。

看，他要演奏了。

警察 演奏？演奏什么？

杰瑞米 一种笛子。

警察 阻止他！一旦是刺耳的声音，我的耳鼓会爆炸的！阻止他！否则，万一出什么事儿，我概不负责。

杰瑞米 （对印第安人）你最好把那家伙收起来。

[印第安人用毯子遮住了头。

你伤害他的感情了。现在我还怎么跟他对话？

警察 （更是自言自语，带着过度的紧张）我绝不让任何印第安人在我耳朵里吹笛子！

杰瑞米 是音乐！那是一种表达方式。只要他吹笛子，他就是音乐的。也许我们能够同巴赫对话。

警察 （迟钝地）巴赫。你是说巴赫吗？

杰瑞米 对。巴赫。我是个风琴演奏家，经常弹巴赫，还——

警察 （大声唱起来：巴赫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开头的主旋律）你就弹那玩意儿？

[又一次唱起来。

一遍又一遍，楼上都能听得到？

[警察从椅子上跳起来，走到车以外的空间。追光跟着他。

我在一个公寓里住了五年。挺不错的房子。小区也安静。有一天，一个巴赫迷搬到楼下的房子，开始练习。你以为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就因为他还有他的演奏！一开始我很有礼貌，就给他递小条儿。

[民谣歌手走进追光，递给警察一个纸飞机。警察在飞机上写了个字条。礼貌地：

“你打扰我看电视了。”我写到。

[他优雅地把飞机飞了出去。

他没理会。我又写了一张。“我是警察。你打扰公众清净。我会抓你！”这次，他回复了。

[一架纸飞机飞进追光。警察拾起来读到：

“法律站在我这一边。晚11点前我爱怎么闹就怎么闹。”

[警察把飞机咬得烂碎，来回踱步。

我到警察局核查了一下。没人知道。我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还是想不出办法。我早该明白的：刚进警察局那会儿，我的房子被抢了。到现场的哥们儿说没法子。“但是这里到处是指纹！”我说。没用！没有满足！没有天理！最后，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站了起来，对我说那个弹钢琴的说的没错。法律的确站在他那一边。“那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所以我就这么行动了！

[用力地在地板上跺脚，用拳头敲打地面。

他还是不停地弹。我都快疯了。我跑到他门前，敲打房门，“我是楼上的警察，有持枪许可证，我就想和你心平气和地谈一谈。”突然，整个世界安静了下来。“来了。”他在门后甜甜地回应。他打开门。他把家里的所有高音喇叭都对准了我，然后把音量调到最高，开始用巴赫攻击我！

[巴赫的钢琴协奏曲响起，震耳欲聋。

有那么一分钟，我什么也听不见。

[他用双手捂住耳朵，音乐消失。他把手从耳朵上拿开。

然后听觉又恢复了。

[音乐又响起，震得耳朵疼。

我疯了，开始狂摔他的喇叭。

[他挥动着警棍乱打。追光消失。

杰瑞米 住手，别再打印第安人了！

警 察 就这样。嘿！嘿！

杰瑞米 窗户！你会打碎——

[警察用尽全身力气打向想象中的窗户。

警 察 就像这样！

[民谣歌手边跺脚边模拟窗户粉碎的声音。巴赫的音乐消失。精疲力竭的警察坐回驾驶座上。在一下对话中，民谣歌手哼唱拍打着。

杰瑞米 （顿了一会儿）我不住公寓。我在博蒂尼县城绿树成荫的街道旁租了栋小屋。从来没有和邻居吵过架，也和小区里的警察没什么来往。当然，我记得他。他看上去就像小时候连环画里画的那样。粗壮微笑...把所有的车都拦下来，朝过马路的小男孩招手。（停顿）你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

警 察 （站起来）这...抱歉。我会赔的。只是，到了警察局后，什么都别说，行吗？如果他们再给我个处分，那...除了干警察，我什么都不会了。即使在这树丛间也好。

[下场。印第安人站起来。民谣歌手在吉他上敲击着鼓的节奏。印第安人对着警察下场的方向射出一把橡皮头的玩具箭。民谣歌手拉出一个和弦，同时嬉皮扮相的女子跑上台。她提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海报。她的脑门上正是拿把玩具箭。

嬉皮扮相的女子 嘿，先生，你的窗户怎么了？

[她把箭从脑门上拔下来，递给民谣歌手。民谣歌手把箭扔到台边。

杰瑞米 （检察被打碎的窗玻璃）被一个警察打碎的。

民谣歌手 （宣布）第四个搭乘者！

嬉皮扮相的女子 警察暴力？

杰瑞米 不是。

嬉皮扮相的女子 什么叫不是？他到底有没有打碎你的玻璃？

杰瑞米 啊，有，但他当时不太好受，觉得无能为力——
嬉皮扮相的女子 他还对你拳脚相加，是吗？
杰瑞米 没有。哦，他打了印第安人几下，但他在回忆——
嬉皮扮相的女子 （对印第安人）他干了什么呀？打飞了几颗牙齿？（印第安人脱下墨镜）乌青的眼睛！够了！我要做个标语。
[嬉皮扮相的女子拿出一张海报和一下画海报的材料。
杰瑞米 听我说——我们就不能好好对话不要——
嬉皮扮相的女子 你知道警察的名字吗？知道的话最好。
杰瑞米 不，不知道。即使知道我也不会往上写。我真的很抱歉——
嬉皮扮相的女子 荧光漆！噢，天哪，我忘了荧光漆！
[印第安人递给嬉皮扮相的女子一个瓶子。
油彩！嘿，多谢。
[把手指伸进瓶中。
这个如何？“今天让条子打碎你的眼镜，明天他就会打烂你的屁股！打倒警察暴力。”
[印第安人摇头。
不好。“粉粹警察暴力！”
[印第安人又摇头。
不好，我也不喜欢“粉粹”。
杰瑞米 “镇压”如何？
[嬉皮扮相的女子转头看印第安人，他点了点头。
嬉皮扮相的女子 “镇压”。好点儿。嘿，你还挺擅长这个。
杰瑞米 呵，我擅长为教堂的时报编标题——
嬉皮扮相的女子 上周我们进行了反警察暴力游行。我盼着他们打我。我向他们挑衅，把相机之类该带上的都带上了。可最后就在腰里被戳了一下。你往哪儿去呢？那儿“警暴”多不多？
杰瑞米 警暴？
嬉皮扮相的女子 警察——
杰瑞米 暴力。明白了？在大海岬？不会。
嬉皮扮相的女子 嘿！别装了。有人类的地方就有警暴。我敢打赌梵蒂冈也有警暴。大海岬肯定有警暴。我要问问大阿尼。
杰瑞米 大阿尼？
嬉皮扮相的女子 他是我们的头儿。其实，我正要去会大阿尼。也不知道今天在哪儿游行，所以我带了很多标语——
杰瑞米 看！印第安人做了个牌子。
[印第安人举起标语。
写的什么？
[嬉皮扮相的女子从印第安人手中接过牌子，开始读：
嬉皮扮相的女子 “装嫩追求年轻勇士的老女人很快就被孤独地留在了原野上，被鬼魂和土狼嘲笑着。”
[她把标语撕得粉碎，停顿。
没错。我30出头了。
[音乐：“苹果树盛开的时节”安德鲁姐妹的歌。嬉皮女子走进追光。
我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食物配给。那些票子。
[音乐消失。

我的父亲那时有家杂货店。靠高价卖出商品发了财，像糖、黄油和意大利腊肠。——别误会！他很爱国，店里摆着一排奖状，还有用荧光漆标示的小区参战男孩的名单。谁牺牲了，我父亲就给那户人家一根免费腊肠。他从心底觉得这是最人道的行为。事实证明，这让他的生意节节攀升。那时，我的母亲在店里帮忙，为红十字会绑绷带，还为我参军的哥哥点蜡烛。她根本不用担心。我的哥哥用源源不断的供给品，如糖、黄油和腊肠，贿赂了一些长官，最后被安置了离家不远的地方...连我的数学也及格了，一贯的红灯在父亲和老师的一席交谈后，变了颜色。同样的——糖、黄油、腊肠。二战以后，超市连锁店使父亲没了生意。他去给超市打工，报了仇。他把“糖油肠”往外拿——糖，黄油，和腊肠。父亲死地并不瞑目。他爱过我，但那种爱总粘有“糖油肠”的韵味。当然，他并

不知不觉。“糖油肠”根本就是这个世界的方式。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有此觉悟。我想应该用“富布赖特奖”去国外的時候。在那个国度，又是“糖油肠”。他们不得不恶补失去的时间。用“糖油肠”来填满弹坑。后来我所见过的所有年轻男子都为了糖油肠拼得死去活来。——但新运动不是这样的。自由，开放，无形。他们揭示糖、黄油、腊肠的邪恶本质，对这腐败的三位一体心知肚明，甚至用酸来加入糖中让“糖油肠”的谎言无处藏匿...（自我发现）可你知道吗...大阿尼开始靠到处宣讲发了财，人们用面包换取他对着他们吐唾沫。对他的采访也给他赚了不少钱。还有张最畅销的专辑。我还听说他马上要去拍电影。难道糖、黄油和腊肠又会重现吗？（绝望的）——不！这不一样！因为我得留在运动中。

[追光消失。

杰瑞米

为什么？

嬉皮扮相的女子

什么？

杰瑞米

为什么你要坚持搞运动？

嬉皮扮相的女子

除此之外，我还能去哪儿？

杰瑞米

我也不知道。别的运动？

嬉皮扮相的女子

别的运动？没有别的运动。

杰瑞米

我不相信。

嬉皮扮相的女子

相信吧，伙计！我是说，我了解这项运动。

杰瑞米

那么，假设没有其它运动，而你又对这项运动没信心——

嬉皮扮相的女子

没信心？

杰瑞米

那你干吗不完全从运动中抽身呢？

[印第安人站起来，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大海岬”。民谣歌手打出一个和弦。

对了！干吗不到大海岬去呢？找回你自己，弄清你是谁，然后——

[嬉皮扮相的女子从印第安人手中夺过标语。

嬉皮扮相的女子

我对运动毫不怀疑。它是纯洁的。与邪恶、权力机构、虚伪、腐败斗争

——

杰瑞米

那些都很伟大。的确该为此斗争。但你也暗示，大阿尼可能也腐败了

——

[嬉皮扮相的女子把“大海岬”的标语卷起来。

嬉皮扮相的女子

闭嘴！

[用卷起的标语朝杰瑞米头上打去。停顿。

对不起。

[停顿。

[杰瑞米慢慢走向驾驶座。

杰瑞米

我只想和你对话而已。

嬉皮扮相的女子

（走进车里，坐到副驾上）听着，先生，我们接上大阿尼的时候，千万

别跟他提“老女人”这回事儿。

[印第安人吹了声口哨，指着观众。

他在那儿！那是大阿尼!!!!

民谣歌手

第五个搭乘者。

[音乐：60年代的摇滚乐。灯光：摇滚音乐会。大阿尼如同米克·贾格一般从观众席中上场，风光无限。他带着约翰·列侬式的太阳镜，穿着盖过鞋子的喇叭裤，衬衫前襟敞开到肚脐眼，光着胸。当他走上台后，还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晃动了几下臀部。从他出现，追光就一直跟着他。大阿尼“指挥”音乐停止。停顿。

杰瑞米

（在驾驶座上）你就是大阿尼。

大阿尼

（在走动时他仍然对着观众摆酷）大阿尼·C。

杰瑞米

（在车里）“C”什么意思？

大阿尼

魅力！

[指挥。音乐停止。

嬉皮扮相的女子

耶！我都跟他说了你在运动中是个多么伟大的人物。

大阿尼

没错。

杰瑞米

为什么？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做到的？

大阿尼

我与宇宙神交。

杰瑞米 神交？噢，你是说“对话”！
[大阿尼走向汽车，打了个响指。嬉皮扮相的女子迅速挪到后座上，坐到印第安人身旁。
大阿尼 （站在车旁）我的意思是，这——就像一块海绵。对不对？我是指所有的东西：太空，蜘蛛，你——印第安人。而我呢，把所有的东西都吸收了。明白不？
杰瑞米 等等！或许这才是我要找的——神交...你知道大海岬吗？
[民谣歌手打了个大海岬的和弦。
大阿尼 （摆足噱头地坐到杰瑞米身旁）否。
杰瑞米 （启动车，开起来）噢，我正往那边去。
大阿尼 （打了个哈欠）是吗？
杰瑞米 教区的一个教授——噢，我怎么想起这个来了——这个教授去过大海岬——
大阿尼 不错。
杰瑞米 他说，如果你厌倦了词汇，就该去大海岬。就像他一样。
嬉皮扮相的女子 （从后座上前倾上去）这次我们要反什么，大阿尼？
大阿尼 词汇。词汇。词汇！
嬉皮扮相的女子 太好了。
杰瑞米 没有词汇，你还怎么对话？
大阿尼 像这样，兄弟！
[唱摇滚。
杰瑞米 哦，这样？
[唱巴赫。
大阿尼 不是！是这样——
[唱摇滚。他们一来一去地打着摇滚/巴赫之战。在弧形天幕上，显出两个巨大的移动中的前车灯。印第安人吹了声口哨，指着想象中的后视镜。
大阿尼 有车跟着我们。都快五分钟了。加油！
杰瑞米 啊？
嬉皮扮相的女子 他是说，踩油门！
杰瑞米 不行！我不会加速的。
嬉皮扮相的女子 （回头看灯）这车就和黑帮常用的大黑车一样。
大阿尼 （踩到杰瑞米踩油门的脚上）加油！
杰瑞米 够了，小孩儿！
大阿尼 哇噢！就好像整个宇宙都在兴致高昂地准备追逐，而我呢，正在和宇宙神交。加油！
杰瑞米 别！别在加了！这是我的车！
大阿尼 这是我的宇宙！
嬉皮扮相的女子 当心！
[印第安人吹着他的哨子。声音：撞车。
黑场。
光起。
导游上场，有可能由民谣歌手扮演，手中握着麦克风。

导游 插曲：横跨国土的大巴旅行。
[导游跳入车中。坐在车中的所有人猛地直起身子。他们带着防毒面具。在以下导游独白中，所有人行动一致，象机器人一样往左右看。
现在，如果你们朝左右两边看，就能发现大地开始变得稀疏。很少的几棵树.....接着更少了.....最终一棵树也没有了.....只剩下灌木.....在前进的路上，你们能看到一些干枯的灌木。现在，我们在靠近山丘。对了，往前看，那儿就是一座陡峭的山丘——在我们靠近的过程中，你们会在左右注意到干枯的小草——几块黄色的草坪——最终是砂砾.....非常非常干裂的土地，是今年干旱的结果。——现在，在我们努力爬坡时，我建议大家把先前所发的绿色太阳镜带上。为什么呢，当我们碾过山顶时，落日会刺瞎我们的眼睛，
[所有人都举起绿色墨镜，民谣歌手拉下有色潜水镜。
它的光芒没有了高楼、树木、灌木和草地的阻挡，可以直接刺瞎肉眼，同时也因为间接地在地表不断折射，把土地变得好似燃烧的黏土.....同时还可以通过处在山神秘的另一侧的某样东西。

[音乐：“苏鲁支语录”开始部分。

都戴上了吗？

[大家把墨镜戴在防毒面具上方。

很好。因为我们要一一通过山顶！

[红色爆炸！烟罐！启示录！

惊讶吗？没有想到会看到这番景象吧？洞……

[音乐停。

巨大的洞…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巨大的洞。火焰从里面射出来。看上去就像极小的火山口，不是吗？一一呃！不要直接对着它们看。不管有没有遮挡。这些火光太亮了！一一那是什么，孩子？一一不，不！不是月亮。这是国家新建的中央垃圾堆！你知道，他们占有了这片曾经是森林的土地一一当然，空气污染最终让森林消失了，幸存的那些树被化学武器一一就是军队不小心泄漏的，还记得吗给消灭了。于是，他们雇用了这个地区沮丧的居民挖了这些一一英里多深的坑洞，“计划焚烧”。所以，你们看到的是去年的汽车一一那边的那个洞……还有那里不可回收的塑料瓶一一那是个庞大的洞……还有一一看，那个被命名为亿万美金的坑洞一一去年的军火武器，包括著名的F-111！

[大家都站起来。

燃烧，一切都在燃烧，每样东西都在燃烧，向上燃烧、燃烧、燃烧！

[大家都坐下，齐齐往右看。

嘿！就是你！别跟在这辆车旁边跑！你找死吗？一一疯孩子！一一我想他是个孩子。看住在这儿的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变得多么古怪啊。对了。我们要玩游戏啦！一一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认为那个在车旁奔跑的秃顶、凸肚、眼珠无色、皮肤怪异的生物是个孩子？……好的。多少人认为他是个成年人？……或者其他？……哈！一一和我带的其他团一样！一一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个“其他”。

[大家齐齐往左边和左下方看。

什么？那个洞？只是个奇怪的洞而已。积满了水。而且非常清澈、干净。一一不！和其他人造的不一样！就这么发生了。我想是自然的畸形物吧。他们努力地想弄干所有的水…一一我是说，他们需要这个洞。对了！

[音乐：“星条旗永不落”。导游走出汽车，行进到舞台一边继续踏步。两个乘客踏步下台。

导游摘下防毒面具。

导 游 第六个搭乘者！

[印第安人坐在后座上吹笛子。杰瑞米在驾驶座上开车。黑人毕业生坐在杰瑞米身旁。

黑人毕业生 我错过了学校的班车。倒霉的是你来了一一

杰瑞米 倒霉？我不明白一一

黑人毕业生 我是说不倒霉一一不！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倒霉！你看一一唉一一我得跟个人说说话…我故意错过班车的。我希望没人会路过把我捎上。可是，我知道根本躲不过。我的意思是，我毕业了。我得离开，但是一一

杰瑞米 其实，我差点就开过去了。我下了决心不再捎任何人。上一拨差点让大家都送了命。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开，我一

黑人毕业生 一一我想碰到谁都会不高兴的。我是说我身体都觉得不太舒服。请问，您能开得稳一些吗？你习惯猛踩猛收，我的胃有点一一

杰瑞米 是车的毛病。我的技术很好。博蒂尼县城的教练说我一一

黑人毕业生 一一坦白说，是因为我父亲。他是个出名的法官。所以，我不得不成为一个有名的律师。不是吗？他帮我找了份在白人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杰瑞米 太棒了。

黑人毕业生 太糟了。他们把我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老黑形象树立起来一一噢，我是指黑人形象一一我该用“黑人”。律师事务所因为找到了我而激动万分。特殊职位。我也知道在他们眼里我永远不会犯错。永远不会。一一不是我期望犯错。我是称职的。但事实是一一我恨法律一一当他们开始用温柔谋杀我时，那真是

一一噢…

杰瑞米 （开玩笑）那你干吗不游行？

黑人毕业生 你是说一一抗议？

杰瑞米 对。

黑人毕业生 噢，我不能。我无法忍受一次站立20分钟以上。平板脚。反正我总是步履不

杰瑞米 齐。没有节奏感。
我只是开个玩笑。

黑人毕业生 不，那全是设计好的。他们要我成为他们的常驻黑人——

印第安人 （站起来）——就像你是杰瑞米-切斯特这趟旅行的“常驻黑人。”（坐下）

杰瑞米 他会说话！

黑人毕业生 没错。但我不喜欢他说的话。

杰瑞米 但那是他从上车开始说的第一句话。

黑人毕业生 也许用了什么波多黎各戏法。他们擅长在想说英文的时候再说，明白不。

杰瑞米 这样不好吗？现在我们可以对话了。（侧过身）哦，年轻的印第安人，说点别的。

印第安人 （站起来）除非红皮肤的想让别人知道帐篷里的事儿——否则他守口如篷。
（坐下）

黑人毕业生 喂，他什么意思——我是你这趟车的常驻黑人？

杰瑞米 噢，对。从某种意义上讲没错。在我老家博蒂尼县城我没和任何老黑打过交道——我是说，黑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你对话——

黑人毕业生 （站起来背诵）“噢，上帝！噢，上帝！这个世界的功用在我眼中是多么讨厌、陈腐、单调和没有价值。”出自《哈姆雷特》。（坐下）不赖吧？这才是我的梦想——当一个演员。自从小时候在《汤姆大叔的小屋》里扮演桃浦西以后，我就一直想成为演员。（站起来又开始背诵）“这些太阳与月亮中最后的缺失portend no good to us. 爱情——”啊，“爱情——”（坐下）想不起来下面的词儿了。

杰瑞米 出自《李尔王》：“爱情淡了，友情断了，兄弟散了。城市里，叛乱；乡野里，不安；宫殿里，背叛；父与子的血脉，断裂。”

黑人毕业生 （不太高兴杰瑞米的背诵）没错，就是这些词儿。你看，在我心里一直燃烧着这个愿望：演戏！——但是，我注定要被淹没在善意的白人堆中！我那小资父亲用他的手控制着我。还不止这些。另一群人——militants——他们已经让我父亲沦为了汤姆大叔。他不在乎。可我在乎。现在他们已经把目标对准了我。还有那家律师事务所。我不喜欢我要从事的职业。你明白我为什么郁闷了吗？

杰瑞米 啊！我记起来了！“我们经历了最好的时候。图谋，空虚，背叛和毁灭性的混乱紧紧跟随着我们进入坟墓。”

黑人毕业生 嗯，好，你最好还是看着前路。——回到我的问题——还有竞争。我听说，如果你被迫要爬到最高的位置，就一定经受无情和野蛮。我真的很害怕。

杰瑞米 我真的很高兴，因为他开口说话了。（对印第安人）你笛子玩得不错。

黑人毕业生 他让我头疼。

杰瑞米 那段旋律听上去真熟。我知道这有点奇怪，但听上去就像是“对，我们没有香蕉”的旋律被倒过来吹了。你弹的什么？

印第安人 （站起）“对，我们没有香蕉”的旋律倒过来。（坐下）

黑人毕业生 我真的开始晕车了。对了！萨特说过：“人生没有出口的荒谬让人不得不作呕。”

印第安人 （站起）印第安妙语更好：“人生可怕的荒谬，让你想逃走。”无论什么意思。（坐下）

黑人毕业生 从另一方面看来，进了这个事务所我就可以不服兵役了。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很铁。哦，他们喜欢战争，喜欢一切；但他们会用尽手段让自己的儿子或合伙人搅进去。很好。也很糟——我的演员生涯就从此结束了。

杰瑞米 可能你的公司会组织一个业余剧团。我的教堂就有一个。

黑人毕业生 千万别羞辱我！我可是职业演员的料。不管怎样，我没法两者兼顾。我是说，那就太自负了。噢，不，他们不会让他们的“黑人”这么做的。所以，那就是我要呆的地方。被抛以微笑。甚至升职。但永远都有挫折感。

印第安人 （站起）这个二等锡德尼-伯尔提尔需要他自己的“黑人”。

黑人毕业生 真滑稽！
[站起来抓住印第安人的胳膊。

杰瑞米 冷静！我们还没开始对话呢。

[黑人毕业生把印第安人转了个身，这样印第安人就背躺在前座上。

黑人毕业生 嘿，等一下！有了！你可以当我的标志性印第安人！没错！你是排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图腾标杆上最低等的人。觉得如何？

[印第安人递给他一个图腾杆。黑人毕业生把它扔出车去。民谣歌手接住并把它扔到一边。即使我隔三差五地踢你几脚，你也不会觉得疼，因为我会穿着鹿皮靴。

[印第安人把鹿皮靴脱下并递给黑人毕业生。黑人毕业生把鞋扔出车去。民谣歌手接住并扔到台边。

对，就是你要给我做的鹿皮靴……

[松开印第安人。

不行了。哦，停车，快点。我要吐了……

杰瑞米 （停下车）不要！不要吐在新车里！不要吐在新车里！

[黑人毕业生踉踉跄跄地走下车。弧形天幕上又出现了追赶的灯光。

印第安人 （吹了口哨，指着后方）黑手党的黑车像骑兵一样过来了！

杰瑞米 噢，才不会，管你是谁！

[声音：车加速。

你不会追上我！

黑人毕业生 （台下）嘿！嘿！对不起——请——请等等我！

[下台。

灯光照在车上。

灯光照在民谣歌手。

民谣歌手 （边弹吉它边唱）不要回头，杰瑞米-切斯特；
恐惧的幽灵就在后面。
说吧，说吧，杰瑞米-切斯特；
也许某个乘客能听到。
也许某个乘客能听到。

[灯在车上亮起。两件男式夹克衫挂在车上。印第安人仍坐在后座。杰瑞米不在舞台上。杰克和他的老母亲上台。杰克的袖子卷了起来。他的老母亲一手拄着拐杖，另一手抓着杰克的手臂。

民谣歌手 第七个和第八个搭乘者！

杰克 （停下步子，侧过身对着台下说）两次爆胎！嘞！嘞！连着爆胎！先生，真是难以相信。

老母亲 我相信，杰克。上帝是想昭示你。

杰克 母亲……（侧过身对着台下的杰瑞米喊到）你真是个救世主，先生。

老母亲 救世主。哼，先救我，然后为我挖好坟墓。

杰克 母亲。

杰瑞米 （台下，对着台上的人喊）拖车走了！——你们别担心！我们会把你们送到目的地。

老母亲 （侧过身，对台下的杰瑞米喊）我不想去那个地方！你在那儿干吗呢？小便？

杰克 母亲！

杰瑞米 （台下，对台上的老母亲喊）说对了！自然的召唤！

[杰克和老母亲走到了车边。

老母亲 （在后座上对印第安人甜甜地说）杰克要带我去老母亲之家等死。

[印第安人玩起了笛子。

杰克 （帮助她坐进车）母亲，没人想听这些——

老母亲 （坐着对台下的杰瑞米喊）嘿，你！在那儿清空你的膀胱！这个野蛮人在这儿干吗？干坐在这儿玩笛子。让我心里发毛！

杰克 母亲！够了！

[拿起他的夹克衫。

杰瑞米 （台下，对台上的老母亲说）那不太礼貌——叫他野蛮人。

老母亲 （侧过身）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印第安人 （站起来）野蛮！（坐下）

老母亲 （对杰克）看到没？

杰克 (穿上夹克衫) 那不是个“老母亲之家”。你明明知道的, 母亲! 那是个养老度假村。和宾馆一样。(对台下的杰瑞米喊) 我也不富裕, 先生! 上帝作证! 我有个家, 一所房子, 很多开销! 但我还是想为我母亲做最好的安排。别人对我说, 那是个很好的度假村——

老母亲 (坐着对台下的杰瑞米) 你要去哪儿, “树丛中叮当响”先生?

杰瑞米 (台下, 对老母亲喊) 去大海岬!

[民谣歌手上场, 打出大海岬的和弦。下场。]

老母亲 (对杰瑞米喊) 那在加利福尼亚, 不是吗? 我听说过! 再过去就是太平洋了。对不?

杰瑞米 (台下, 对老母亲喊) 没错!

老母亲 听到没, 杰克? 你这一无是处、行将就木、八十六岁的老母亲知道她在往哪儿走。她还不糊涂呢。

印第安人 (站起来) 古木做好舟! (坐下)

老母亲 让他听听! ——听到没, 杰克?

杰克 我知道你不糊涂, 母亲。但我希望您别再说“行将就木”和“一无是处”了。

老母亲 干吗不说? 你那“另一半”以前不就是那么叫我的? 野蛮先生刚才怎么说来着——什么老木舟? 我看你倒是忘得挺快。

杰克 那好, 这么说吧: 你能和汉娜好好处吗?

老母亲 不可能!

[杰瑞米上场。看到母子两人争吵, 停了下来。]

她根本不懂打理屋子! 不会带孩子! 而且, 她让你活得不像个人样!

杰克 不是那样的!

老母亲 她还讨厌我!

杰克 汉娜不讨厌你!

老母亲 那她喜欢我?

杰克 不。她不喜欢你, 但是——

老母亲 她容忍我。那更可恨。

杰克 所以我要做的是对你最好的安排。

老母亲 把我送到老母亲之家——最好的安排?

杰克 那不是个“老母亲之家”!

老母亲 我死在“老母亲之家”, 或是豪华的度假村又有什么区别?

杰克 (试图避开她的眼光) 的确有区别。

老母亲 什么? 什么?

杰克 (冲着她的脸) 你在豪华的度假村死得更痛快! (停顿)

杰瑞米 我想, 我可以让你们放下思想包袱。我老家博蒂尼县城就有一个养老院。

[走进车, 边说话边穿上夹克衫。灯光变化。坐在车里的人不动。]

有一次, 我在那儿谈过琴。在儿童娱乐室。信不信由你, 还是为婚礼做伴奏。两个犯人——不好意思, 我是说客人——要结婚。那天大家都很尽兴。

[音乐: 巴赫的《降B大调二部创意曲》。尽可能用switched-on版本。]

他们把轮椅里的新娘和新娘推进门, 服务员给大家戴上了滑稽的帽子。那帽子还不断从新郎头上往下滑, 因为他不停地抖着。其余人——那些能戴牢帽子的还拿着小号角、口哨和铃铛。所有的护士和服务员都异常耐心地给大家示范怎么用这些小东西。哦, 偶尔一两次, 某个服务员会失去耐心, 拿起玩具口哨就往病人耳朵里吹。但总的来说, 一切都进行地不错。屋子也装饰地非常漂亮。到处挂着蓝色的气球。可不知为什么, 气吹得不是很足。本来那应该是个无酒婚礼, 但有人——最后也没有查出来是谁——在饮料里掺了酒。哦, 那番景象! 那些老傻瓜高兴的要死, 那些能喝的还跳起了舞, 非常尽兴。突然——

[音乐停。]

厨师端着一盘食物走进来。他穿着一件漂亮、高贵的长大衣。不知怎么的, 客人们一看到他就突然害怕起来。开始涌出大门。真是好笑极了。最后, 他们终于安静下来, 婚礼继续, 在场的人都很尽兴。你看——

[灯光变化, 变回正常。]

那种地方也不赖。你的儿子是对的。你还有很多欢笑在前头呢。

[停顿。]

老母亲 噢，杰克……（啜泣）

杰克 会没事的，母亲。

[杰克把母亲扶出车。他们很慢地走下台，同时灯光渐暗到夜光。

杰瑞米 我又对话错了，是吗？

[神父上场，走进车坐到后座上，印第安人身旁。现在是晚上。
是不是，神父？

民谣歌手 第九个搭乘者。

[杰瑞米坐到驾驶座上开始开车。偶尔，在他身上闪过超过去的车的车灯。

杰瑞米 您醒来了，神父。（停顿）把您放进车里的一个年轻神父说您可能会一直睡到目的地，直到我把您放在主教的教区。我想您应该是个行走的神父吧。传教士？我还猜您身体不太好。

[神父打喷嚏。

保佑您。

[神父擤了擤鼻涕。

我希望您要接受的那份新工作会轻松些。不管怎么说，走来走去总是很累人的……而且，没有满足感。知道吗，那些年轻神父看上去很希望您会一直睡下去。我不想您这样因为——

[停顿：发现！

我突然觉得，那些年轻神父把您放进车里时，好像挺以您为耻。（停顿）我不该这么说。无凭无据地瞎猜。坦白说，我对他们没什么好感。“新新人类”，麦克故里神父在博蒂尼县城就这么叫他们。他常说：“他们要取而代之了。”不管发生什么，我很高兴您还醒着，因为我想您——噢，还是直说吧，我在您的教区停留是为了向您忏悔。当他们让我把您捎到主教的教区时，我想，您会吗？我知道这不太符合常规，但您会听我的忏悔吗？在车里？就现在？

[神父清了清嗓子。

太好了。

[杰瑞米走下车，走到车外的空间。

[音乐：任何巴赫的管风琴作品。杰瑞米跪下。

祝福我，神父，因为我是个罪人。已经有……我记不清上次忏悔是什么时候了。想到这儿，我在路上有多久了？您看，我要去……大海岬……您能相信吗？有那么一秒钟，我竟然想不起来那个地方。对了，这个忏悔可能会比较奇怪——我没什么可忏悔的。可是——您看，我想对在路上遇到的人们敞开心扉，理解他们。但我没法接近他们，他们甚至没有看我一眼。我知道这算不上什么罪过，但是——啊，会不会是这个？在心底某个地方，神父……对，我开始绝望。（停顿）自己绝望不就是对上帝绝望吗？但我为什么要绝望？对话的确没有发生；但是，我对话了。我就是不明白……不对。我明白了；在这次荒谬的旅行中，他们一直生活在——在——痛苦中。对此我却无能为力。如果他们在痛苦中，那我也在痛苦中。对此我也无能为力。但至少我能谈论我的痛苦——对您。您——虽然不是很明了我是否有罪——能原谅我。

[神父发出声音，开始打手语。打在杰瑞米身上的追光消失。

怎么了，神父？您在干什么？您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您没生病吧？

印第安人 白父亲的父亲听不见。他用手语。他说，路上的老朋友！

[神父下了车，下台。

杰瑞米 聋子！老天啊！

印第安人 我的兄弟，踩油门。

[车上的灯光消失。灯光照到民谣歌手身上。

民谣歌手 （边弹吉它边唱）引擎跑热了，杰瑞米-切斯特；

轮胎越老越薄。

但要坚持，杰瑞米-切斯特。

大海岬就是生活重新开始的地方。

大海岬就是生活重新开始的地方。

[光在车上亮起。星星点点的光射过弧形天幕。

[印第安人在后座上，裹着杰瑞米的毯子。

印第安人 这场大雪要挡着博蒂尼赶路人的路咯。还有他红皮肤的乘客。

[在笛子上吹出一个音。

杰瑞米 没想到会下雪。早知道就带上雪地轮胎了。

印第安人 知名的白人气象预报员在白人父亲的收音机里说个不停：他说内华达天气很好。意指一点都不好。

[在笛子上吹出一个音。

杰瑞米 能不能别再摆弄那玩意儿了？头都快裂了。雪下得这么大，精神已经很难集中看前方了。

印第安人 乐意服从的红脸孤儿郎为白脸赶路人效劳。（吹了一个音）旅途上最后的鸣叫。现在，（站起来）顺从的红脸继子将朗诵红脸人的诗歌来打发旅途时光。这首诗的名字是：“孩子的精神之歌。”

[民谣歌手按着印第安鼓的节奏拍打着吉它。印店人在后座上做着大手势。

印第安人 “我在路上，
走向灵魂居住的地方，
那在希帕坡。
我看着前方的路，远远的，
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没有事情能影响我，因为我是个灵魂。
我是个灵魂，理所当然，
就在我走向希帕坡的这条干净的大道上。
是的，我的灵魂和别人的相遇
那些走向我的灵魂。
我很高兴与他们相见并与他们相处。
我有在那里的权利。”

[民谣歌手停止拍打。

杰瑞米 真是首压抑的诗。够了。

印第安人 好的，伟大的白脸父亲——

杰瑞米 请别再叫我“伟大的白脸父亲”了。

印第安人 白人小兄弟不喜欢有关死亡的诗，红脸的永远都是面对死亡，知道死亡何时到来：我们在灭绝。

杰瑞米 这儿怎么这么冷？

印第安人 （没了口音）散热器坏了。

杰瑞米 你怎么说话没口音了？

印第安人 腻了。要是你觉得印第安人没点大首领的口音就不舒服的话，我会试着装下去。

杰瑞米 别，已经装得够久了。做回你自己。

印第安人 嘿，你真白。介意我坐到你旁边吗？剩下的丁点儿暖气都在前面了。

杰瑞米 不行。

印第安人 坐在后面我可更方便扒你头皮。

杰瑞米 别瞎掰。现在，我跟谁都不想太接近。话说回来，散热器一定能恢复正常。这还是第一次——

印第安人 从一个老修理工那儿买来的；便宜货。

杰瑞米 可我是抽签赢来的。

印第安人 真的？我唯一赢过的东西是一个雪茄店的印第安人。说真的。在一家“拯救印第安民族”小卖店。某些“充满善意的人”经营的。

杰瑞米 我不觉得这辆车是便宜货。

印第安人 和我那美籍日裔的朋友一样。他们一家在一次抽签中赢了样“奖品”，那时他们还在美国集中营里，二战那时候，好像就在这附近。某个充满善意的组织为他们组织了一次抽签，我的朋友和他的家人赢了一尊婴儿耶稣的雕像。你猜怎么着？他的眼睛是斜的。雕像上还刻着一小日本的耶稣。我朋友的妻子为此很不安。她是个基督徒。她不停地说：“谁都知道耶稣是犹太人。”充满善意的人们。是啊。

杰瑞米 散热器失灵没法说明车只是堆废品。

印第安人 漆上的这么糟糕。再听听马达声。真的很难说这车能坚持到——到——

杰瑞米 大……大海岬。

[民谣歌手打出和弦。

你说大海岬是个印第安名字吗？

印第安人 有可能。

杰瑞米 那么，可能是我们从你们手中把它偷来的。

印第安人 废话。

[民谣歌手开始拍打吉它。印第安人站起来。用他自己的身影背诵。没有手势。没有嘲讽。真实。

“我无法自己，我必须离开，
因为灵魂已然将我召回。
我要径直走向自己的灵魂。
下面有些地方住着所有
你曾见过的人们。
时候一到，也就是离开之时。”

[民谣歌手停止拍打。

杰瑞米 我跟你说了，这首诗让我难受。

印第安人 (坐下) 抱歉。(停顿) 你确信我不能坐到前面去?(停顿) 我开始看到自己的呼吸了。

杰瑞米 不行!

[民谣歌手猛地拍了一下吉它。印第安人跳出车，走到车外的空间。特殊的光照着他。

印第安人 我姓蛮。名叫高尚。没错。蛮高尚。我的名字来自那部老掉牙的电台连续剧《玛丽·高尚，后台妻子》。有时我们没有吃的，但总有台收音机。我的父亲觉得这个名字最美式了——高尚，和玛丽·高尚的一样……按照这种逻辑，他应该叫我“玛丽”。

[民谣歌手拍了一下吉它。灯光变化。

在旧金山，我搭船驶入太平洋。那儿在修一座桥。你知道，印第安人是用来盖摩天大楼和桥的。他们在高处站得稳。干这些活的人挣了很多钱。——况且，他们说站在电缆高处风景不错，干净的海风像鞭子一样抽着你。许多勇士中的勇士对我说，那种快感是任何毒品都比不上的。但我找了一圈，发现当时全国没有一座桥梁在建。而这座架在太平洋中的桥，嗯，将会把几座小岛和亚洲大陆连接起来。对我正合适。起码得建上几年。

[印第安人伸手到光外。民谣歌手递给他一个罐子，随即又拍起印第安鼓的节奏，印第安人跟着跳起舞来。当印第安人跪下时，敲打停止。印第安人从罐里抹着油彩往脸上涂。

——对了，涂上战争油漆能让我的脸一直暖暖的。我还感觉——这可能是主要原因——我觉得我需要寻根。让你意想不到吗，杰瑞米·切斯特？我是说我变得严肃？这就是我们印第安人：躁郁症患者。

[印第安鼓又响起来，印第安人继续跳舞。印第安人又跪下时，鼓声停止。他往脸上涂更多油彩。

——我成功地教育了自己，但不起作用。他们从没让我每周挣过100美金。对此我很有优越感。大多数印第安人家庭一周收入不过30美金。

[印第安鼓声。舞蹈。鼓声停止。印第安人侧身跪倒在地，然后慢慢将脸转向观众。

我30岁了。印第安人平均寿命是43岁。我还有13年好活。这是一种慰藉。

[停顿。印第安人站起来，突然像头困兽一样走来走去。

所以，我在一个个保留地间奔走，就像在大白脸父亲弹球机中的跳进跳出的弹球。漂亮的图腾杆和小巧的印第安少女!但这些保留地让人沮丧!肮脏!疾病肆虐!我去拜访我的亲戚们。一些孩子有沙眼。你知道那是什么吗?这是一种可以让人变瞎的眼疾——几乎只有印第安人还得这种病。其他人患上了中耳炎，在慢慢地变聋。——上一次我去的时候，一个十岁的外甥女自杀了。大多数孩子和他们的朋友们都在吸胶毒。在我的宗族里，真是太见怪不怪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杰瑞米·切斯特，为什么我要去看他们?我在粪堆里寻根!杰瑞米，他们不让我回到我的土地。当我去修那座桥的时候，它看上去和我想象的根本不一样。——我敢打赌，那些在高空寻找快感的勇士们什么也没得到，只有难以忍受的耳痛。那又怎样——反正我有恐高症。高空的鹿皮鞋工匠们只让我腿软……杰瑞米……我觉得自己只有一半是印第安人!那就意味着，我连半个人都不是!我该怎么办?

[跪下，啜泣。特殊光消失。停顿。

[杰瑞米向印第安人俯身，仿佛像碰他，安慰他。然而，他说:

杰瑞米 雪停了。看，看哪，高尚。我们到加利福尼亚了。

[投影:弧形天幕上追上的前车灯。

印第安人 嗯，我们的朋友也到了。

杰瑞米 高尚，我感觉摆脱不了他。但我一定要。一定要。
印第安人 (跳进车) 杰瑞米-切斯特，让我来开！我会甩开他的。我熟悉这片土地，每一寸每一里。这是我的土地，不是吗？

[杰瑞米站起来，把方向盘递给印第安人，自己坐到后座上。

杰瑞米 对，高尚，你来开！甩开它！甩开它！

[民谣歌手敲打起吉他，仿佛是把印第安鼓。

印第安人 (开着车) 以我屈死在白人无赖协议重压下的列祖列宗的名义——

杰瑞米 ——以我所有绝望的搭乘者为寻找一丝宁静或死亡的名义——

印第安人 ——以他们所有人的名义，我用尽所有的技巧来飞越那个追逐的灵魂。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安排我。

也许，我会变成一片云彩

我将抓住所有给我的机遇

当一朵云儿朝这儿飘来，你会说，

‘那就是他！’”

[民谣歌手加快拍打节奏。

印第安人 坐稳了，杰瑞米！我们正在飞越我的土地。

[灯光：白色光点在整个舞台和剧场中旋转。

印第安人 “当我到达灵魂聚集的地方，

我会听到你所问的一切。

你一定要一直记着我，

在希帕坡，我会听到你说的一切。”

[印第安鼓声停止。弧形天幕上的灯也消失了。

杰瑞米 高尚，好像把它甩开了。

印第安人 再好好看看。

[声音：车加速。

杰瑞米 (坐到副驾驶座上) 高尚，你在干吗？海湾不是在头顶上吗？

印第安人 对！蒙特瑞海湾！

杰瑞米 (半身坐在座椅外) 高尚！我们要坠下悬崖了！

[声音：急刹车——巨大的溅水声。黑场。

[声音：泡泡。

[灯光：慢慢亮起蓝绿混合光，同时在舞台上和观众席中。

[杰瑞米和印第安人身上需要更多的光。

[印第安人漂浮到站立的姿势。杰瑞米漂浮到他身旁。

[他们在原地上下摆动了一番。

[他们说话时，语速很慢。如果可能，应该是被放大的声音。)

杰瑞米 高尚……我们……还……好吗？

印第安人 嗯……我们很安全……在海湾……底部……

杰瑞米 哦。

印第安人 “我是一个灵魂……我为你祝福。

我感谢你……在过去多年中……所做的一切……

我希望能见到你……某一天。

我们送给你……很多祝福……很多美好。”

谢谢。

[停顿。

杰瑞米 高尚……

印第安人 嗯？

杰瑞米 我们能……很快……走到……

印第安人 ……大海岬？可能吧……一旦垃圾船从上面开走……把垃圾倒进海洋。

[停顿。民谣歌手打出和弦，唱到：

民谣歌手 海底的路是沙做的；

海贝还有彩虹鱼；

与你在海底说话

海洋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海洋会给你想要的一切。

[民谣歌手停止弹唱。停顿后说：

民谣歌手 本剧到此结束。

[音乐：巴赫的《C大调布兰登堡第三协奏曲》。
剧终]